

烟台方言“K + VP”问句来源及相关问题讨论

刘 琰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0日

摘 要

“K + VP”是汉语方言正反问句中的一种, 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 烟台地区蓬龙小片单独存在“[ɲ] + VP”正反问句式。我们认为, “[ɲ] + VP”基本可以写作“实 + VP”, 目前在蓬龙小片的中青年人里还出现了“什[ʃəŋ] + VP”和“V + 什[ʃəŋ]”的现象。此种特殊句式产生的原因, 是受到外部语言接触和内部语言继承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

“K + VP”问句来源, 正反问, 蓬龙小片, 烟台方言

The Origin of the “K + VP” Interrogative Sentence in the Yantai Dialect and Related Discussions

Yan Liu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ugust 14, 2026; accepted: August 2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0, 2026

Abstract

The “K + VP” construction is a type of affirmative-negativ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in Chinese dialects, primarily distributed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Yantai dialect, the Penglong sub-dialect uniquely features the “[ɲ] + VP” affirmative-negative interrogative pattern. We argue that “[ɲ] + VP” can be essentially transcribed as “shi + VP.” Currently, among middle-aged and young speakers of the Penglong sub-dialect, new variants such as “shen [ʃəŋ] + VP” and “V + sha [ʃəŋ]” have also emerged. The emergence of this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 is attributed to the dual influence of external language contact and internal linguistic inheritance.

Keywords

Origin of the “K + VP” Interrogative Sentence, Affirmative-Negative Question, Penglong Sub-Dialect, Yantai Dialec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正反问, 又称反复问, 是汉语语法中常见的疑问句式。朱德熙认为汉语方言中存在“VP+ 不 + VP”和“可 + VP”两种形式[1], 随后不久, 朱德熙又将“VP+ 不 + VP”细分为“VO+ 不 + V”和“V+ 不 + VO”两个次类[2]。这种分类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 北方方言倾向于使用“VO+ 不 + V”, 而南方方言则与之相反, 倾向于使用“V+ 不 + VO”。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学界关于汉语方言正反问句的大讨论,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邵静敏等从横向地域和纵向历史的角度出发, 系统考察汉语各大方言区的正反问句及其变式分布情况, 认为汉语方言正反问句有三种基本类型: “VP+ 不 + VP”、“VP+ neg”、“K + VP”[3]。

“K + VP”型正反问句中的“K”充当疑问副词, 在不同方言中读音和书写形式各不相同, 主要有: “可、克、果、格、给、咸、阿”等。大多数疑问副词的声母都属于舌根音[k/kʰ/x]。相比于其他正反问形式而言, “K + VP”在汉语方言中分布不是很广, 主要集中在江淮方言、客家话和吴语区, 仅有少数分布在西南方言和北方方言中[3]。

- (1) 饭可熟吧? (饭熟没熟?) (江西玉山)
- (2) 耐阿晓得? (你知道不知道?) (江苏苏州)
- (3) 你格上街? (你上不上街?) (云南昆明)
- (4) 你克去嘞? (你去不去?) (安徽六安)
- (5) 他是不来? (他来不来?) (山东威海)

罗福腾、钱曾怡等人认为山东方言中也存在“K + VP”形式。根据“K”的具体用法, 可以分为“是不 + VP”和“[ɲ] + VP”两种形式。“是不 + VP”通行于胶东半岛大部分地区(如烟台、威海等地), 而“[ɲ] + VP”则集中分布在胶东地区的蓬莱、龙口、长岛三地[4] ([5], p. 299)。“[ɲ] + VP”的地域分布狭小, 用法比较特殊, 疑问副词“[ɲ]”的声母是舌叶擦音, 韵母是舌尖前、高、不圆唇元音, 声调为阴平, 一般读为 55 调, 可以询问未然状态, 也可以加“了”询问已然状态。例如:

- (6) 你[ɲ]上北京? (你去不去北京?) (烟台长岛)
- (7) 你[ɲ]吃饭了? (你吃没吃过饭?) (烟台蓬莱)

例(6)是询问对方意愿“打不打算去北京”, 此时动作尚未发生; 例(7)在句尾加“了”, 表示询问对方已完成的动作“吃没吃过饭”。“[ɲ] + VP”在山东境内分布较为集中独立, “[ɲ] + VP”中“[ɲ]”究竟该用什么字表示? “[ɲ] + VP”结构为何只出现在胶东半岛北部? 目前学界尚不能对其本质及历史来源做出统一的判断。本文总结了文献资料中“[ɲ]”的代表字, 分析各家观点的合理与不足之处, 并尝试找出“[ɲ] + VP”的历史来源和演变成因。

2. “[ɲ]”字本源

近年来,许多学者深入了解音韵历史、进行大量的汉语方言本字考工作,厘清汉语方言变化的规律性和多样性。李荣对现代汉语方言本字考有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应该从“古今比较”和“方言”两个角度考求本字。“古今比较”是要了解古今音演变规律和例外,“方言比较”是探求方言的主要对应关系,以及存在的例外情况[6]。梅祖麟也提到考证本字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找到汉字X,二是了解X的语音演变规律并对应现在方言读音Y,三是X和Y的意义要相同或相近[7]。因此,我们主要从蓬龙小片历时演变规律以及与胶东其他地区方言对比等角度探求蓬龙地区“[ɲ]”本字。

2.1. “是”字说

李荣[6]、王素平[9]、姜岚[10]等学者在论述胶东地区反复问句时,使用了“是”字代表“[ɲ]”。例如:

(8) 你是有钱? (你有没有钱?)(烟台龙口)

(9) 你算算这俩钱儿是够花嘞? (你算算这点儿钱够不够花?)(烟台蓬莱)

我们并没有找到专门讨论“是[ɲ]”的相关文献,但可以推测此观点的合理之处:罗福腾等人认为,山东方言也存在少量的“K+VP”式反复问,但是仅仅分布于胶东地区,其中“是不+VP”分布于胶东半岛大部分地区(荣成、文登、乳山、牟平、海阳、平度等),而“K+VP”只分布于胶东半岛北部地区[4]。随着历史发展,各地区之间人民往来日益密切,在彼此语言交流中产生碰撞和融合,蓬莱、龙口和长岛属于胶辽官话登连片的蓬龙小片,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同烟威小片一样,该地区人民在使用“是不+VP”表示反复问的同时,遵循语言经济性原则,逐渐把否定词“不”省略,省略为“是+VP”。而与蓬莱等地隔海相望的大连,也存在“是(不)+VP”表示反复问的用法[11]。例如:

(10) 你是不吃香菜? (你是不是吃香菜?)(大连普兰店)

(11) 菜是变味儿了? (菜是不是变味儿了?)(大连普兰店)

例(10)中大连方言的“是不”相当于“是不是”,中间无语音停顿;普通话中“是”和“不”中间可以有停顿,相当于一个是非问句,二者是不同的。同属于胶辽官话登连片的大连、威海和烟台其他地区都使用“是(不)+VP”表示反复问,那么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蓬莱等地也是如此用法。

实际上,大连地区的“是(不)+VP”有自己特点。例(11)在大连还可以说成“菜变味儿了,是?”,“是+VP”中“是”和“VP”可以互换语序,构成“VP+是”式正反问[11],这种用法在烟台地区是没有出现的。

蓬龙地区的“[ɲ]”本字是否为“是”字呢?我们仍然有几点疑问。第一,“是”在现代汉语中是判断动词,在《通用规范汉字表》里属于常用字,那么为什么只有蓬龙小片遵循语言经济性原则,否定词“不”发生脱落,而烟台其他地区仍然用“是不+VP”表示反复问?第二,蓬龙小片对“是”的读音和其他地区亦不同,蓬莱、龙口等地读为[sɿ],调值为52或53,而牟平地区调值却为131;同时,与蓬莱等地内部语音相比,“是[sɿ]”和“[ɲ]”声母的发音部位不同,[s]是舌尖前清擦音,[ɲ]发音部位稍靠后,为舌叶清擦音。第三,从语法角度来说,倘若“[ɲ]”本字为“是”,则下面用例为:

(12) 你这次考试是是*考得不错? (你这次考试是不是考得不错?)(烟台蓬莱)

例句中“是是”可以有两种看法:其一,可以看作反复结构“是不是”省略否定词“不”而形成,此时“是”和“(不)是”该为并列结构,可如前文所证,蓬莱等地使用此结构的前后读音不同(“是[ɲ]是[sɿ]”),

语音可以区别意义和用法,说明二者在方言音义系统里可能存在分工,因而合音脱落缺乏充分的语音证据;其二,可以推测“是是”两字的意义和用法不同。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文献记载此种特殊的“是是”句。大多数学者(裘锡圭[12]、郭锡良[13]、唐钰明[14])认为第二个“是”为系动词,而梁冬青认为第二个“是”为副词,也可以写作“寔”,表示对事实的真实性、动作行为或者事物状态进行强调[15]。先秦时期的“是是”句是否为蓬龙小片的“[ɲ]是”字句呢?我们认为二者并无关系。

(13) 是是苦彗,天下兵起,若在外归。(马王堆《天文气象杂占》)

(14) 是是帚彗,有内兵,年大孰(熟)。(马王堆《天文气象杂占》)

在先秦文献中“是是”句都用于陈述句,相当于“是谓”或者“是寔”,例(13)(14)中第一个“是”都表示指示代词“此”,第二个“是”为副词;而在蓬莱等地方言中“是”则用于疑问句中,询问某种事实,如例(12)中询问考试结果,其中第一个“[ɲ]”为疑问副词。因此综上所述,我们认为:“[ɲ]+VP”中“[ɲ]”的本字不为“是”。

2.2. “奚”字说

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ɲ]”本字为“奚”。郭春香曾专门讨论过“蓬黄长方言”的“奚”字句,认为“[ɲ]+VP”可以写作“奚+VP”,理由有两点:其一,通过蓬龙小片方言与普通话对比,作者发现在普通话中读[ɕi]的字一部分在蓬龙小片中读为[ɲ],如“昔膝习西晰析惜媳细”等;其二,“奚”在古汉语中也可以作疑问副词用在句首,表达“为什么、哪里、怎么”之意,如《论语·子路》中“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这与蓬龙小片中“你[ɲ]能把房间打扫干净了?(你能不能把房间打扫干净了?)”用法似乎是相通的[16]。因此,郭认为蓬龙小片中“[ɲ]”实际上就是“奚”。杨奉联也专门讨论过“奚”的来源,他发现疑问代词“奚”起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齐鲁地区(今山东地区),并未进入长江流域的楚系语言系统[17]。我们通过查阅有关书籍,也发现蓬莱地区的确有两例记录“奚”的句子,如:

(15) 仰白诸师:法海澄清,涌慈波而不息;众生慧命,无启发奚能开?(《蓬莱拾遗 悟道老和尚法语》)

(16) 余固曰:“知言哉,宋臣也”。卑卑秦汉从波者流,奚置喙焉。(《蓬莱历代诗文选》)

实际上,上文提到的“子将奚先”“余奚能为”均为宾语前置句,“奚”在句子中是疑问代词作宾语,表示“什么”;例(15)中“无启发奚能开”表示反问,“奚”有“怎么、哪里”之义;例(16)中“奚”用在陈述句中表示一种结论或者评价。由此可见,从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并没有发现“奚”用在正反问句首充当疑问副词的情况出现。从语音角度来说,烟台方言尖团合流过程如图1所示[1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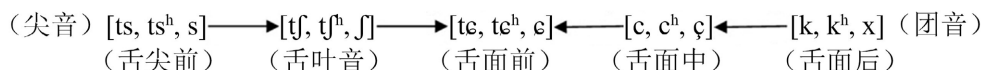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process of Jian-Tuan merger in the Yantai dialect

图1. 烟台方言尖团合流过程

在烟台方言中,舌叶音[tʃ, tʃʰ, ʃ]是舌尖音[ts, tsʰ, s]向舌面音[tɕ, tɕʰ, ɕ]演化的过渡状态。我们认为,“[ɲ]”本字不是“奚”,理由如下:第一,在蓬莱、龙口和长岛三地方言中,共同演变为[ɲ]的声母有心母、邪母、书母和禅母[10](详见表1),不能简单将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混为一谈,郭文提到普通话中读[ɕi]的字如“西昔膝媳”等,在蓬龙小片中都读为[ɲ],这是因为它们来源于中古时期的心母,而心母在蓬龙小片中分化成[s]和[ɲ]。

第二,“奚”在中古时期为匣母蟹摄开口四等齐韵,《广韵》中为胡鸡反,拟音为[ɣei]。匣母[ɣ]在现

代汉语普通话中演变为[x]和[ɕ],而在蓬龙小片中匣母读为[x]或[ɕ],如“鞋[ɕi]”“蟹[ɕie]”“闲[ɕian]”,未见读为[j]的情况出现,因此从声韵对应规律来看,“奚”演化为蓬龙小片[j]的可能性较低,“奚”在蓬龙小片更可能读为[ɕi]。

Table 1. Correspondence table of the [j]-initial in the Penglong sub-dialect
表 1. 蓬龙小片[j]音声母对应表

声母 \ 地区	心母	邪母	生母	船母	书母	禅母
蓬莱	+	+	+	+	+	+
龙口	+	+		+	+	+
长岛	+	+			+	+

第三,许多学者曾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奚”字句有过研究,他们认为早期“奚”和“何”有过抗争,但是由于相关疑问代词功能的扩展以及特定时期语言结构的改变,人们早在东汉时期就不再使用“奚”字进行日常表达,而文献中所见的少数例子,应该是一种仿古现象[20] ([21], p. 287),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有关蓬莱的部分资料中,偶尔会出现“奚”字句。

2.3. “实”字说

还有一部分学者谈及烟台方言“[ʃ]+VP”反复问句时,使用了“实”字表示“[ʃ]”[4][5]。王素平认为,“实”应该是“是不”或“是没”的合音形式,即取前字“是”的声母和韵母,取后字“不/没”的声调[22],合音过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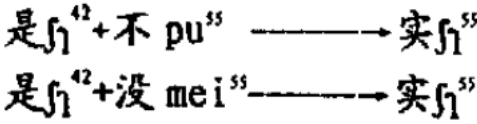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phonetic fusion process of “shi bu” and “shi mei”
图 2. “是不/是没”的合音过程

我们赞同“[ʃ]”本字为“实”的说法,但是对“是不/是没”的合音观点持有疑问:第一,“是[sɿ]”在烟台绝大部分地区声母均为舌尖前清擦音(海阳为舌尖后清擦音[ʃ]),并不是如王文所说为舌叶音[j];第二,如果说蓬龙小片“实”是由“是不/是没”合音而成,为什么同样使用“是不/是没”句式的牟平等地没有发生此变化,唯独只在蓬莱等地产生合音了呢?第三,“是”和“实”之间究竟有何联系呢?王文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

“实”在中古时期为船母臻摄开口三等质韵,《广韵》中为神质切,拟音为[ʒit] [23],而船母在蓬莱和龙口地区读为[ʈʰ]和[j],是“全浊入归阳平”和“船母清化为擦音”共同作用的结果,“实”在蓬龙小片读为[j]。

- (17) 二嫂儿啊,街上有卖苹果的,你实[j]买? (烟台蓬莱)
- (18) 前面有条狗,你看他跑得实[j]快? (烟台龙口)

“实 + 谓语”可大量出现在蓬龙小片方言区。根据《说文解字》记录:“实,富也。从宀,从贯。贯,货贝也。”[24]段玉裁注:“以货物充于屋下,是为实。”[25]因此“实”的本意跟钱财货物有关。在《汉语大字典》中,“实”可以作为肯定性语气副词表示“确实、实际上”,描述动作或行为的真实性

[26]。例如：

(19) 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左传·隐公四年》)

在此例中“实”表示一种肯定性推断。有时候“实”在疑问句中只是起到补凑音节或者舒缓语气的作用：

(20) 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左传·昭公十一年》)

主观化是指语义或语法结构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认知评估、情感或言语立场的现象。当一个词汇或短语经历高度的主观化与交互主观化后，它会脱离原有的实义句法成分，演变为话语标记或立场标记[27]。“实”在中古时期为船母入声字，在蓬龙小片演化读为[fɿ]。“实”从表断言、强调的客观语气副词，演变充当正反问句中的疑问副词，这一过程符合Traugott的主观化与话语标记化理论[27]。在早期汉语和明清白话中，“实”常用于陈述句中对客观事实进行强调或确认(如“实不知所为何事”)，其功能在于客观断言。然而，在交际互动语境中，说话人利用“实”的“确认/强调”语义来探询听话人的态度，使得“实”逐渐引入了说话人的认知主观性与疑问焦点，演变为一种表达确认探询或疑虑的主观化标记。在此基础上，原本表否定断言的结构(如“实不/实没”)在言语交际的高频使用中发生进一步的语法化，表达强调疑问与正反询问的功能。“实”的语义由客观断言向主观疑问交际功能的转变，正是主观化机制在胶东方言句法演变中的典型体现。

杨永龙也认为表示强调的“实”是主观化程度很高的语气副词[28]。明清时期，有许多记录山东方言的小说，反映了当时当地语言使用情况，其中就有关于语气副词“实”的用例。“实”可以出现在陈述句、祈使句和疑问句中，表示强调意味，根据冯春田的统计，《醒世姻缘传》中关于“实”的例子出现了73例，《聊斋俚曲集》中则出现了70例[29]。例如：

(21) 老于婆，你实是歪，找上人家门子来。(《聊斋俚曲集》)

此例中“实”和判断动词“是”连用，“你实是歪”是评价老于婆的行为不讲理，“实”在此处只是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这一用法也符合蓬黄小片的日常表达习惯：

(22) 你实[fɿ]是[sɿ]不在家？(你是不是不在家？)(烟台蓬莱)

(23) 你实[fɿ]是[sɿ]他家孩子？(你是不是他们家的孩子？)(烟台长岛)

上述两例的“实是”意为“是不是”，“实”在蓬龙地区读为“[fɿ]”，明清时期已有文献记载“实”在疑问句中出现，并且词义逐渐虚化，在句中变为“只起到加强疑问语气作用的疑问副词”，后接谓语成分，因此我们认为：“[fɿ]”本字即为“实”。

2.4. “什/甚”字说

还有个别学者认为，“[fɿ]”跟“什/甚”有关系。有关蓬莱的资料中，常常有“[fɿ]”写作“什”的情况出现：比如《蓬莱县志》中写作“你什去(你去不去)？”[30]，《蓬莱风物》中“行不行/好不好/对不对”相当于“什行/什好/什对”[31]。徐美玲认为蓬莱方言中“[fɿ]”来源于明清时期的“什么/甚么”。“甚么”在蓬莱方言中的语法化路径为：[ʃən·mə]中的[·mə]脱落，剩余音节[ʃən]，韵母和声调在高频率的使用过程中弱化，最后演变为如今的[fɿ] [32]。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根据张俊阁的研究，疑问代词“什么/甚么”在明清山东方言中，常用来询问事物及事因等，有虚指、任指、询问、反诘、感叹等功能[33]。例如：

(24) 看官听说，甚么叫是大纸？是那花红毛边纸的名色。(《醒世姻缘传》)

此处的“甚么”虽然出现在疑问句中，但是充当疑问代词，表示一种询问，并没有在正反问句中作为疑问副词出现的例子。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蓬龙当地 60 岁以上老人会使用“甚么”表示疑问。例如：

(25) 你跟他借点儿钱甚么行？（你跟他借点儿钱行不行？）（烟台蓬莱）

(26) 这件衣服穿着甚么好？（这件衣服穿着好不好？）（烟台龙口）

在蓬龙当地老年人中，“甚么”尚有留存，但是跟明清时期用法大相径庭：“什(甚)么”主要出现在单音节谓语之前，可以用于正反问句。徐美玲认为“甚么”表示疑问的用法已经没落，中年人很少使用[32]，我们对此有不同观点。据调查，蓬龙地区中青年人常用“[ʃən]+VP”表示疑问，如果出现在句尾，且前为单音节动词，“[ʃən]”可以跟“啊[a]”发生连读音变，读作“[ʃaŋ]”。例如：

(27) 你[ʃən]吃饭？（你吃不吃饭？）（烟台蓬莱）

(28) 恁闺女姓[ʃaŋ]啊？（你闺女姓什么啊？）（烟台龙口）

(29) 你[ʃi]歹饭？（你吃不吃饭？）（烟台蓬莱）

当谓语的发音部位靠后时，[ʃən]会发生语流音变，韵尾[n]发生同化作用变成[ŋ]，比如例(27)中“吃[tʃʰɿ]”声母发音部位为舌尖后塞擦音，前鼻韵尾[n]受到同化作用变为后鼻韵尾[ŋ]；当“[ʃən]”被当地人频繁使用并出现在句尾时，受到后鼻韵尾[ŋ]的影响，央、中、不圆唇元音[ə]受到句尾语气词“啊[a]”的影响，进一步发生语音同化，发音舌位降低且靠后，逐渐变为舌面后、低、不圆唇元音[a]，如(28)所示；而例(29)中“歹[tai]”声母发音部位为舌尖中塞音，[ɿ]为舌尖前音，二者的发音部位相邻，因此并没有发生同化作用。“什”在中古时期属于常母(又叫禅母)缉韵开口三等入声字，《广韵》中为是执切，在蓬龙地区常母演变为[ʃ]和[tʃʰ]。因此我们对“什么/甚么”在蓬龙小片的演化路径加以补充(见图3)：

[ʃən·mə]中的·mə脱落，剩余音节[ʃən]，韵母和声调在高频率的使用过程中弱化，并且受到明清时期语气副词“实”用法影响，一部分合并演变为如今的[ʃi]；另一部分“什”受到语音同化作用影响，由前鼻韵尾[n]变为后鼻韵尾[ŋ]，央、中、不圆唇元音[ə]也会变为舌面后、低、不圆唇元音[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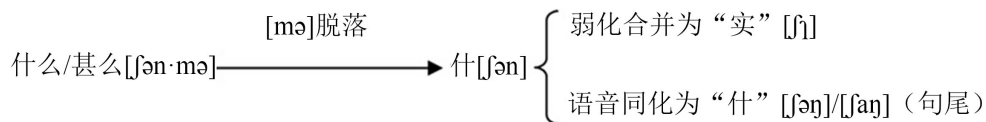


Figure 3.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shenme” in the Penglong sub-dialect

图3. “什么/甚么”在蓬龙小片的演化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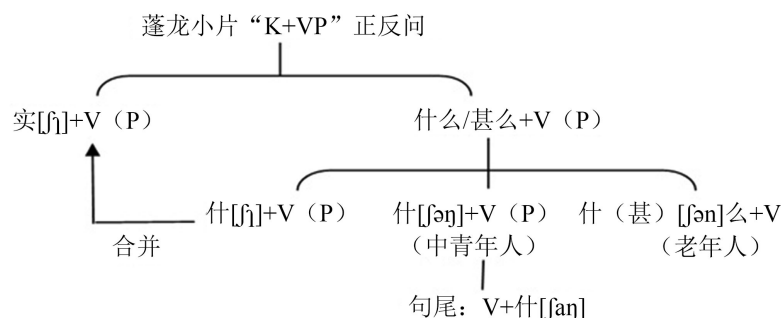


Figure 4. The “K + VP” affirmative-negative question in the Penglong sub-dialect

图4. 蓬龙小片 “K + VP” 正反问

通过“实”与“什”的对比得知，二者在明清时期均没有出现在正反问句中，但“实”作为疑问副词，语义进一步虚化，而疑问代词“什”在句中还是充当重要成分，由此可知：疑问副词“实”的语法化程度要比疑问代词“什”高一些。因此我们可以推知，蓬龙小片的“[ʃ] + VP”主要跟语气副词“实”有关，另也吸收了一部分疑问代词“什么”的弱化脱落格式“什”。从年龄阶段来看，蓬龙地区老年人使用“什么/甚么 + V”表示正反问，而中青年中出现“[ʃəŋ] + VP”的新用法。现总结如图4所示。

3. “实 + VP”的问句来源及成因

3.1. 外部语言接触

人员流动会带来语言的扩散。某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如果只存在于该方言小片，其他地区不受影响，那么很大程度上与历史上的语言接触有关系。罗福腾曾提到：胶莱河将山东省方言区分成两部分，其中“F + VP”仅位于胶莱河以东[4]。为什么“实 + VP”仅仅只存在于蓬龙小片，其周围地区并无此用法？此种现象的产生与该地区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据《蓬莱县志》记载：“蓬莱历为州府驻地，商业颇为繁盛。”[30]蓬莱地处沿海，交通便利，人员往来频繁，因此该地语言发展也可能受到其他地区方言的影响，从而形成自身的特色。

3.1.1. 江南地区方言影响

明清以来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方言产生重大影响。明永乐年间大运河疏浚之后，运河成为漕运和商品流通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运河沿岸的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像临清、济宁、德州、张秋等许多工商城镇，许多来自江南地带的徽商、江浙商等大量涌入。这些外地商人不仅带来了他们的商品，还带来了江淮一带的方言，这对山东方言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明清时期山东白话小说里，就出现了和南方地区一样的“可 + VP”句式表示反复问，这类形式在《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集》中分别出现了7例和4例[29]。例如：

(30) 再添你三两，共三十二两，你可也卖了？（《醒世姻缘传》）

例(30)中“你可也卖了”相当于询问对方“你卖不卖”，这说明“可 + VP”表示正反问用法，至少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在山东方言中出现。朱德熙很早就注意到“可 + VP”类正反问句式，他认为吴语、西南官话和下江官话等多种方言区都存在疑问副词加动词的疑问句式，这里的疑问副词也包括“阿、格、克”等[1]。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零散分布，“K + VP”正反问句式集中分布在安徽、江苏、浙江地区[34]。

蓬莱(古登州)地处沿海地区，既是南北海上贸易往来的必经之路，也“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35]，因此明清时期，胶东地区是拱卫京师的重要海防门户。从明朝立国伊始，胶东沿海就受到外敌侵扰，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年(1369)，“敌人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正因如此，明政府非常重视胶东地区边防布置。明洪武年间，山东沿海共设11卫，其中登州就设了7卫，当时山东沿海的居民主要是由9万驻军及其眷属构成，这些军户“与迁徙民户杂居，军户与移民大多来自安徽、江苏、河北、山东”[36]，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明清时期登州府受南北贸易往来和政府抗敌的影响，南北方人民之间加强交流，也推动了两地方言的接触和融合，南方方言“K + VP”句式得以在登州府附近地区习用，并融入当地人民日常表达之中。

3.1.2. “小云南”之说

在胶东地区流传一种“小云南”的说法。过去学界对此现象进行过专门研究，通过将云南省祥云县(古云南县)的历史记载和胶东民俗对比，吴光范等学者认为“小云南”就在今云南省[37]。

胶东地区的一些族谱中记载了云南移民山东的过程。如山东栖霞《王氏族谱》提到：“始祖王忠，配

邱氏，原籍云南大理府云南县鸡头村……人籍福山县古现集河北村。”最早记载云南移民山东的官修文献，是《莱阳县志》中的记载：“居民传说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在胶东半岛，云南移民村落分布十分密集。大致说来，云南移民村落绝大多数建于明初的洪武与永乐两朝。而在辽宁省南部的许多族谱、墓碑、方志和口承史料中，很多迁往东北的山东人也会把祖籍追溯到“小云南”，如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黄氏族谱》记载：“祖籍云南，复姓白王甫氏，名璜。因事将名改为姓，称‘黄氏’。以后迁居山东莱州潍县。”[38]

在“云南”与“小云南”移民迁出人员中，占比最多的就是“乌撒卫”。《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春正月，在云南分设14卫，乌撒卫为其中之一。”[39]明清时期，卫与县相同，是作为籍贯的区划之一。胶东半岛以“乌撒卫”作为籍贯的移民，绝大多数应是来自云南的军户。

以上史料可以充分证明胶东地区与云南有着密切关系。“汉语方言和方言接触后产生的语言融合是以一种方言为主，同时带有另一方言的部分特征，是两个方言之间的有机结合。”[40]云南人民迁入胶东地区后，两地区人民之间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等方面都会产生接触和碰撞，语言也不例外。但是强势方言最终会战胜弱势方言，弱势方言保留的部分语言特征反过来也会影响强势方言，我们称之为“底层残留”。云南方言使用“格[kə] + VP”表示正反问，其中“VP”常由谓词及谓词性短语构成。例如：

(31) 他格同意？(他同不同意？)(云南昆明)

(32) 你格去？(你去不去？)(云南昆明)

语法复制是语言接触和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由语言学家 Bernd Heine 和 Tania Kuteva 等学者系统提出并完善。简单来说，语法复制是指：一种语言(受话语言/目标语言)在受到另一种语言(源头语言/模式语言)的影响时，并不直接“借用”对方的词汇形态或音节，而是“复制”了对方的句法结构、语义逻辑或语用范式，并用自己本语言原有的词汇或语素来填充和实现这一结构[41]。云南人民迁入胶东地区后，“K + VP”问句形式和胶东当地传统的“VP + neg (+VP)”产生碰撞，由于“K + VP”形式表达的经济性优势明显，逐渐被当地人所接受，这种现象属于“语法复制”。丁崇明等认为“K + VP”形式是近代汉语南方方言江淮一带特有的一种句法形式，云南地区的“K + VP”形式是受到历史上语言接触的影响[42]。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口语材料，我们无法推知蓬龙小片的“实 + VP”具体受到哪个地区语言接触影响而逐渐形成。

3.2. 内部语言继承

汉语方言是从古汉语发展而来的，但各地区对方言对古汉语的继承程度却有较大差别，各地方言所具体保留的古汉语的积淀成分并不相同，而且保留的古语词的数量和内容也很不一样。与南方方言相比，烟台方言属于北方官话，与普通话差异小得多，因而保留的特色古语词也较少，随着时间的流逝，烟台方言与普通话的差距也逐渐缩小。正因如此，蓬龙小片的“实”字句式才显得如此特殊。正如上文所述，“实 + VP”在春秋时期就已有记载，据统计，在 CCL 古代汉语的 2845 条例句中，“实 + 不 + VP”的例子在明清小说中出现次数最多：

(33) 近侍奏道：“齐泰已奔往广德，黄子澄已奔往苏州，口说征兵，实不知所为何事？”(《续英烈传》)

(34) 曰：“先言之则恐诸侯不服，而贵戚危疑也。王之具师朝中，实不知为何而来？独我知之。”(《夏商野史》)

“实不知”在此处即表示“知不知道”之意，“实不”的这种用法如今还保留在蓬龙小片方言区中。例如：

(35) 你实不能不赖床？(你能不能不赖床？)(烟台龙口)

“实不”一般后接否定性谓语成分，实际上是以正反问形式表达祈使义，隐含要求对方不要做某事之义，也体现出说话人的委婉建议或者埋怨的态度。

3.3. 其他因素

前文我们讨论了“实 + VP”本字及句式来源，那么为什么该句式只在蓬龙地区保留下来了呢？我们认为跟蓬莱等地行政区划历史有一定联系。登州府是明清时期山东省下辖的行政区划，治所位于蓬莱县（今烟台市蓬莱区），明洪武九年（1376 年）升为府，管辖蓬莱、黄县（今龙口市）等七县。后来，废府设县，原登州府管辖区域缩小变为蓬莱县，但是黄县仍然在其行政区内，直到现代才把龙口市独立出来。由此可见，蓬莱、龙口、长岛三地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在历史上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因此导致其形成了蓬龙地区内部大致统一而同外部仅保持有限联系的格局，烟台其他地区的“是不 + VP”也并没有影响到蓬龙地区的“实 + VP”正反问表达，加上语言经济性制约，“实 + VP”这种简洁句式才得以保存流传下来。

4. 结语

蓬龙小片正反问句表达形式主要为“实 + VP”。另受到语音同化作用影响，疑问代词“什[ʃən]”由前鼻韵尾[n]变为后鼻韵尾[ŋ]，在蓬龙当地中青年中，也部分存在“什[ʃən] + VP”“V + 什[ʃən]”的表达形式。由于历史上南方人民迁入，南方特有的正反问句式结构“K + VP”与蓬龙当地语言产生接触融合，加之历史上“实”字用法传承，“实 + VP”逐渐成为蓬龙地区正反问句的主要表达形式。

参考文献

- [1] 朱德熙. 汉语方言中的两种反复问句[J]. 中国语文, 1985(1): 10-21.
- [2] 朱德熙. “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J]. 中国语文, 1991(5): 321-332.
- [3] 邵敬敏, 周娟. 汉语方言正反问的类型学比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9(2): 108-117, 155-156.
- [4] 罗福腾. 山东方言里的反复问句[J]. 方言, 1996, 18(3): 229-234.
- [5] 钱曾怡, 张树铮, 罗福腾. 山东方言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 [6] 李荣. 考本字甘苦[J]. 方言, 1997, 19(3): 1-13.
- [7] 梅祖麟. 方言本字研究的两种方法[C]//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16.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 中国语言地图集[M]. 第2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9] 王素平. 汉语正反问句的类型与嬗变研究综述[J]. 嘉兴学院学报, 2023, 35(3): 101-106.
- [10] 姜岚. 烟台方言总揽[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 [11] 张明辉, 佟瑶. 大连普兰店方言正反问研究[J]. 河西学院学报, 2023, 39(1): 71-79.
- [12] 裘锡圭. 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J]. 中国语文, 1979(6): 8-12.
- [13] 郭锡良. 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M]//汉语史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48-54.
- [14] 唐钰明. 上古判断句的变换考察[J]. 中国语文, 1991(5): 10-12.
- [15] 梁冬青. 出土文献“是是”句新解[J]. 中国语文, 2002(2): 130-136, 191.
- [16] 郭春香. “蓬黄长方言”中的“奚”字句[J]. 语文学刊, 2011, 31(12): 21-22, 40.
- [17] 杨奉联. 疑问代词“奚”源自齐鲁说——兼谈上博简《凡物流形》“问物”的文本来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5(6): 148-153.
- [18] 陈洪昕, 陈甲善. 烟台方言音系(上)——烟台方言调查研究之一[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1): 50-57.
- [19] 钱曾怡.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
- [20] 贝罗贝, 罗福祥. 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演变[J]. 中国语文, 2000(4): 311-326, 381-382.

-
- [21]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2] 王素平. 山东方言的反复问句[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04.
- [23] 陈彭年, 等, 编. 广韵[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 [24]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25] 许慎. 说文解字注[M]. 段玉裁, 注.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 [26] 徐中舒. 汉语大字典[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
- [27] Traugott, E.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Stein, D. and Wright, S.,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54.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54469.003>
- [28] 杨永龙. 确认与强调: “实”的主观意义和语用功能[J]. 当代修辞学, 2018(4): 53-63.
- [29] 冯春田, 等. 明清山东方言语法研究[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2.
- [30] 山东省蓬莱市史志编纂委员会. 蓬莱县志[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31] 袁晓春, 董韶军. 蓬莱风物[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4.
- [32] 徐美玲. 蓬莱方言语法专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 2019.
- [33] 张俊阁. 明清山东方言代词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 [34] 徐杰, 张媛媛. 汉语方言中“可 VP”问句的性质[J]. 汉语学报, 2011(2): 60-70, 96.
- [35] 李焕. 登州遗韵[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4.
- [36] 徐明轩. 威海方言志[M]. 韩国: 学古房, 1997.
- [37] 吴光范. “小云南”考[J]. 中国地方志, 2011(4): 42-50.
- [38] 刘德增. 大迁徙 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的移民[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 [39] 刘德增. 闯关东——2500 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 [40] 周磊. 我国境内语言接触的方式和层次[M]//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8-15.
- [41] 吴福祥. 南方语言正反问句的来源[J]. 民族语文, 2008(1): 3-18.
- [42] 丁崇明, 荣晶. 云南方言“K-VP”问句来源及其相关问题探讨[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6): 116-120.